

民初風雲人物

張謇傳奇

● 龔祖遂（中外雜誌特約撰述委員）

階級弄人冒籍應考

中國科舉制度最後一位狀元張謇（一八五三—一九二六），於清光緒甲午年（西元一八九四年）狀元及第，不過他畢生的功業不在做官，而是在地方興學及創辦實業，成就非凡，蜚聲中外，在中國近代史上佔有重要的一頁。

張謇傳奇

張謇字季直，原名育才，晚年號耑庵，人多以「齋公」呼之，江蘇南通人，清咸豐三年（癸丑）五月二十五日生於海門縣常樂鎮，筆者家住海門海復鎮和張家相距五十華里，自幼聽到父老常喜談起張季直的軼聞趣事，知道他的先世為江南常熟人，因避戰禍遷居通州金沙場，累世業農，家境貧寒，由其祖父開始，三代無參加科舉而獲有學籍之人，所以張季直參加科考，過程頗為曲折。就戶籍資料而言，張氏出生海門，住在海門，理應為海門縣人，再就祖先籍貫而言稱常熟人為通州（南通）人亦可，可是他參加科

考，卻冒籍如皋，確有令人詭異之處，然而如若經由清代科舉制度中去考察，則不足為奇了。

原來清代科考，階級意識極嚴，據清會典載：凡「門子、依隨、番役、小馬、皂隸、馬快、步快、禁卒、忤作、倡優、奴隸、樂戶、丐戶、蠶戶、吹手」等，均屬出身不正之人，不准應試。又初次考試稱為「小考」，三世學籍無名者，稱為「冷籍」，也無應考的資格，必須先覓妥保證，而保證人必須由族中有資格者，稱為「認保」，再請同縣的廩生聯名作保，稱為「派保」，有了派保，才能參加應試。但每一縣的生員（秀才）都有定額，非經朝廷批准，不得增減。海門於五代後周時設縣，元明時代縣城傾頽，清代康熙年代因縣境狹小而廢縣。乾隆中期，合併通崇沙洲，設直隸廳，但人口幅員仍然不大，以致海門縣生員只有兩個名額，士子競爭激烈。張季直為了應試名額，一度冒籍如皋人，賠了許多錢，幾乎身敗名裂。

本來，張季直的才學，並不比其他士子遜色，只因覓保冒籍，惹來一場大糾紛。據張氏自製年譜記載，他四歲啟蒙，由其父張彭年授千字文，五歲時就能一字無誤的背誦，十一歲已讀完三字經、百家姓、神童詩、酒詩、鑑略、千家詩、孝經、學、庸、論、孟、書、易、爾雅等書。在他十歲時塾師偶見有一騎者自門前經過，命學生聯句，師出上聯「人騎白馬門前過」，季直對曰：「我跨青鰲海上來」，口氣之大，令塾師大為驚異。又有一次師以「月沉水底」囑對，張氏對曰：「日懸天上」，對仗工整，遂有神童之譽。塾師乃授以詩經、國風，再讀周禮、儀禮，十五歲已精通諸籍，以這樣的文才，他在海門考生員，取兩名額中之一，如探囊取物。只因無法覓保，應試無門，於是他的業師宋璞齋介紹其熟稔的如皋張嗣，認為同族，由其作保而到如皋應試。清同治七年戊辰（一八六八年），十六歲的張謇在如皋經縣試、州試、院試連試皆捷，而取得生員資

格。此時，如臬張嗣認爲他對張謇有極大的功勞，需索無度，張父亦認其對兒子有恩，有求必應，以致負債纍纍，但張嗣貪得無厭，仍屢屢要求。

張謇自覺此非長久之計，乃於同治十年十月，自動向學院主管侍郎彭久餘自首，請求遞除功名歸還原籍，彭久餘認情有可憫，將案子交由知州孫雲錦調查冒籍始末，孫氏對張謇頗爲迴護，先促其歸籍，補充世系圖，再由親族及廩生具結，逐級呈報，而於同治十二年獲朝廷認可，保住功名，前後費時三年，張謇負債更多，知州孫雲錦知道他生活堪虞，聘爲府衙書記，厚贈之。歲末回家，攜百餘金供其父償債，張父大異，命他跪在祖宗牌位前，訓誡他說：「老師宿儒，授徒巨室，終歲所得，不過此數，你何德何能，甫任新職，即獲鉅酬，這是孫公念你家貧周濟你的，希望你努力向上，你須視此爲恩，而非應得的薪資。但恩不可輕受，要知道報答。」接著又訓勉他說：「家中的債，有父母在，自可漸予清理，你不要擔憂，切記不可貪圖非份之財，辱及父母。」張謇聞言悚然心驚。此事解決後，張謇有詩記事，最後兩句：「惆悵隨身三尺劍，男兒今日有恩慚！」

考運不濟屢遭挫折

雖然張謇稟賦穎異，讀書用功，但在科第方面卻是一波三折，十六歲時應州縣試，

每次名次都在一百名以外，因此塾師以譏諷的口吻對他說：

「假使有一千人應試，限額錄取九百九十九人，只一人不取，就是你！」此話使他深感羞慚，卻隱忍不語，而於塾中窗格上，臥房帳頂上，通貼「九百九十九」五字紙條，自我惕勵，發憤苦讀，晝夜不輟，終於考上秀才（生員）。然而他於取得生員資格後，曾於同治九年庚午（一八七〇年）、十二年癸酉（一八七三年）、光緒元年乙亥（一八七五年）、二年丙子、五年己卯，五度參加鄉試均告落第。所謂鄉試，就是考舉人，凡取得生員資格者才可應試，並以本省籍貫爲限，外省籍絕對不准應試，中式者才是舉人，舉人第一名稱爲「解元」。但是順天鄉試不限籍貫，宦遊京師各省人士之子弟，已具生員資格，取得本省地方官文結、地鄰甘結、同考五人互結者均可應考。鄉試例定子、午、卯、酉年的八月舉行，所以也叫「秋闈」，一連考三場，每月一場。張謇於光緒十一年（一八八五年）由上海北上，參加順天鄉試，中式第二名「南元」。所謂「南元」，就是北榜順天鄉試第一名解元，例屬直隸本籍者，他省生員中式，只能得第二名，故稱「南元」，張謇中南元時，年齡已卅三歲，當秀才已十七年之久。

張謇中南元後，文名大盛，聲聞於公卿，於是江蘇提督吳長慶請他爲幕賓。在吳幕他首遇袁世凱，當時袁在吳長慶手下當低級

軍官，但聰明伶俐，甚得大帥吳長慶歡心，吳大帥請張氏教導袁世凱，袁某文墨有限，文章不通，張謇耳提面命，不假辭色，使袁世凱十分敬畏。

後來袁某僭位稱帝，張謇和趙爾巽、李經羲、徐世昌聯名通電祝賀，但不稱臣，儼然是袁帝國的「商山四皓」。

高中狀元喜出望外

張謇中式南元後，考運仍然不佳，參加會試，三度繳羽，即光緒十二年丙戌、十六年庚寅、十八年壬辰。

直到光緒二十年，慈禧六十壽辰，特辦恩科會試，張謇因已有三次失敗的紀錄，而且年逾不惑，本來不想再參加，但他年近八十的父親鼓勵他再試一次，同時希望他藉應試之便，到北京和久別的兄弟見面，他迫於父命難違，只好硬著頭皮北上應試，試具也是向朋友借的，告訴朋友：

「榜發時不往聽錄」，可見他已心灰意冷，不料發榜後，他考中第六十名貢生，第二次覆試取中第十名，第三次殿試，竟大魁天下，狀元及第，成了天子門生。

對於考中狀元，他絲毫不感自傲，始終認爲是在無意中得之，茲摘錄張謇當時的日記一段：

四月二十二日

殿試：第一策河渠，次經籍，次經舉，次鹽鐵；酉正納卷，歸已戌正。……策全引

朱子。

二十四日

五更，乾清門外聽宣，以甲一名引見，先是錢丈令新甫見告，繼又見嘉定（徐郈）於乾清門丹墀上探望；而南皮張之萬長白（志銳）常熟（翁公）高陽（李公）錢塘（汪鳴鑾）八人；立墀上個宣矣。樓門海鳥，本無鐘鼓之心；伏樞轅駒，久倦風塵之想；一旦予以非分，事類無端矣。

二十五日 卯正

皇上御太和委殿個臚，百官雍雍，禮權畢備，授翰林院修撰。伏考國家授官之禮，無逾於一甲三人者，小臣德薄能鮮據非所任，其何以副上心忠孝之求乎？內省悚然，不敢不勉也！翟王二公為治歸第一事。

四月二十日 晴

丑正：即赴朝房聽宣，張相國遣蘇拉來請，知派讀卷，遂入至南書房，群公次第集，擬題八道，圈出四道，擬策問，皆李汪二公底。

二十二日 晴熱，午後風

寅正三刻：入殿監試收掌皆在，諸公亦集，分卷陸續送來，每人三十九本，首次二公四十本，共三百十四本，自卯抵酉正始散，閱本卷畢，又轉四桌，力不支矣。得一卷，文氣甚老，字亦雅，非常手也。

二十三日

晨，訪高陽，卯初二刻，入殿轉三桌畢，將木桌圍盡，點次序，先理一過，遂定前

十卷，蘭翁，柳門，伯遇皆以余處一卷為最，惟南及不謂然；已而仍定余處第一，徐二，張三，志四，李五，薛六，唐七，汪八，麟九，唐十。

二十四日 晴

寅正；八人集景運門外，朝房起下，回到南通房。卯正，上御乾清宮西暖宮西暖閣，臣等捧卷入，上諦視第一名，問誰所取？張公（之萬）以臣對，麟公以次折封，一一奏名訖，又奉題語，臣以張謇江南名士，且孝子也。上甚喜，退至南齋，寫名單，一面遞上，一面持名單出乾清門宣呼，良久始齊，遂帶引見訖，後至南齋，以硃筆標十本，柳門書之，捧卷出，至養心殿飯，蘭翁作東，飲畢，同至功閣，標二三甲，觀者如牆，汗流幾暈倒。三刻許畢，遂歸。

二十五日 晴暖，無風

寅正八，卯初，上御太和殿傳臚，讀卷官八人，另班行禮，禮部堂官捧榜出，乃退。……午正，出城賀新鼎甲歸第，先至湖廣館，次至江蘇館。楊莘伯自南來，晤之。腹泄，頭暈。鼎甲張謇，尹銘緩，鄭沅，傳臚，吳筠孫。

是年九月十七日張父張彭年去世，易簀之前，或問思謇否？公曰：「渠不當歸」。十八日亥刻，張謇在京聞耗馳歸，由天津乘輪，二十七日轉上海抵家，入門伏地慟絕，有「一第之名，何補百年之恨，慰親之望，何如侍親之終」之句。

屈辱為官官錦還家

張謇成了狀元後，他的同鄉前輩常熟翁同龢對他非常激賞。而當時正值中日甲午大戰，北洋海軍全軍覆沒，國事如麻，激起這位新科狀元的豪情壯志，欲謀在政治上申匡正天下之志，但清廷的兩盆冷水，使他猛省官場非福，而萌激流勇退之念。其一，是他中狀元前，長居吳長慶幕府，深知相國李鴻章處理朝鮮事件失當，認李不是棟樑之才，乃詳舉事實，剖析局勢，奏劾李鴻章喪權辱國之罪。他的奏文，翁同龢也非常贊同，不料上疏以後，毫無效果，清廷仍重用李鴻章，致有馬關條約，割讓台灣之失。此事，張謇所舉各節都是事實，所述條陳也是救國良策，竟如泥牛入海，心中憤然不平。其二，有一天在北京遇見西太后由頤和園回宮，適逢豪雨，地面積水盈尺，文武百官俱跪在水中接駕，其中白髮老臣有些年已七八十歲，衰邁不堪，亦跪水中，而西太后端坐鸞輿而過，連正眼都不瞧一下，使他有受屈辱之感，認為稍有志氣者，都不會來做官。於是有了棄絕仕進的想法。

張謇想到做到，毅然辭官，歸去來兮，是年九月，適接其父過世惡耗，乃藉此辭都，棄狀元如敝屣，歸來後留詩云：「不堪重憶功名事，官錦還家變雪衣。」從此以後，絕意仕途，一心一意在地地方創辦事業，造福地方。

歸隱後的張謇，仍然受到地方官及桑梓父老的重視，以其大魁於天下，為鄉里增光，將城內的「魁星樓」改為「果然亭」，以示尊崇。後來張謇有了錢，斥資重修該亭，自覺考中狀元，不過僥倖躬逢其會，那裡稱得什麼「果然」？乃改名為「適然亭」，並書一聯云：「世間科第與風漢，檻外雲山是故人。」又附跋云：「余以清甲午成進士，州牧邦人擬唐聖肇詩意為果然亭，世間萬事，得其適然耳。丁巳，余修亭，不敢承前意也，適然之事，以適然視之，適得涪翁書，遂以易榜。」句中隱然可見他薄功名而寄情山林的志趣。

新政實施以後，南通先後創設懇牧公司、鹽業公司、漁業公司、大生紗廠、大達輪船公司、淮海實業銀行、各級中小學校、高等商業、農業、醫學、師範、女子師範、土木、測繪、蠶業、刺繡、矇啞、紡織各校、養老院、殘廢院、育嬰堂、博物院、圖書館，並於吳淞設商船學校，南京設河海工程學校，舉凡歐美各國應有的事業，無不具備，規模之大，氣象之雄，史無前例，使南通一躍而為全國之模範縣。

此外張謇又組織赴美考察團，赴意大利考察團，並親赴日本考察，著有「東遊日記」，同時，兼任江蘇省教育會會長，漢冶萍公司總理，導淮督辦，旋膺江蘇諮議局局長，百務集於一身，日理萬幾而不稍倦，天賦之極，亦非常人所能及。

東南無恙功在張謇

張謇辦實業，他的三兄給予不少助力。張氏共有兄五人，同母生者為二兄、三兄，二兄早夭，他的三兄名張督，號退庵，字叔儼，曾任江西東鄉及貴谿知縣，精明幹練，有為有守，辭官後，在家鄉協助四弟張謇辦實業，興教育。辛亥革命時，被推為南通臨時總司令，維持地方治安，貢獻甚大，後來擔任通海商會會長及農會會長，在南通海門一帶享有盛譽。鄉人以「外維有弟，內維有兄」稱之。張督七十生日，其弟張謇有詩云：「生自田家共苦辛，百年兄弟老逾親，人間憂患知多少，涕淚云誰得似真。」友于之情，溢於言表。張謇有子張孝若，留學美國，學識淵博，曾赴歐美考察實業，不幸盛年遭凶僕刺殺，留有一孫張融武，大陸陷共後旅居香港，長孫女張非武，適程氏，現寄居台灣。

庚子年義和團變亂，遭致外禍，八國聯軍進逼北京，張謇向兩江總督劉坤一建議，東南各省應力謀自保。並與湯壽潛、沈曾植、陳三立等，親赴南京，面商大計，坤一始猶豫不決，以為兩宮西幸，東南或可保全，張氏進言：「無西北不足以存東南，為其名不足以存也，無東南不足以存西北，為其實不足以存也。」劉坤一慨然說：「吾意決矣。」遂與張之洞等人宣布東南各省保境辦法。所以聯軍雖陷北京，而東南各省安然無恙。

此雖係劉坤一、張之洞主政之功，而奔走其間，擘劃周詳者，實為張季直。

武昌首義，清廷徬徨莫知所措，特拔擢張謇為農工商大臣，兼江蘇宣撫使。而他卻力主清帝遜位，懇辭電云：「今共和主義之號召，沛然莫遏，激烈急進之人民，至流血以為要求，今為滿計，為漢計，為蒙回藏計，無不以歸納共和為福利，惟北方少數官吏，戀一身之私利，忘國家之大危，尚保持君主立憲主義，然此等謬論，舉國非之，不能解紛，而徒以延禍，竊謂宜以此時順天人之歸，謝帝王之位，俯從群願，許認共和。昔堯禪舜，舜禪禹，個人相與揖讓，千古以為美談，今推大位，公之國民，為中國開億萬年進化之新基，為祖宗留二百載不刊之遺愛，關係之鉅，榮譽之美，比諸堯舜，抑又過之。……所有宣撫使之職，無効可希，不敢承命，至若政體未改，大信已漓，人民託庇無方，實業何從興起，農工商大臣之命，並不敢拜。」

張謇於辭官電發出後，復為清廷起草遜位的詔書，其中有警句云：「……今全國人民心理，多傾向共和，南中各省，既倡議于前，北方諸將亦主張于後，人心所嚮，天命可知，予何忍因一姓之尊榮，拂萬民之好惡，用是外視大勢，內審輿情，特將皇帝統治權公諸全國，定為共和立憲政體，近慰海內厭亂望治之心，遠協古聖天下為公之義。……這篇詔書是推翻專制建造共和劃時代中

之重要文獻，也是世人津津樂道者。

但對清帝下詔退位後的江南情勢，張謇仍不樂觀，他認為如果江甯將軍鐵良，擁兵拒不受命，將會兵連禍結，東南半壁靡爛，於是他致書鐵良云：

「謇，蘇人也，以將軍之忠耿，又嘗尊有一日之雅，不得不為蘇計，為將軍計，且為滿計。……為將軍計，當計其大與長，一身之計小，滿人全體之計大，一朝之計暫，滿族生養休息之計長。北面再拜，仰藥以殉，一身之計也，奮鬥効死，使兩族生靈塗炭於兵鋒，一朝之念也，將軍才器，實為滿望，皆無取於此。為將軍計，擲一身為溝瀆小忠之事，毋寧納全族於共和主義之中，為滿族多留一惡感，而遺以同盡之大危，不如為滿族多種一愛根，而使之異世而滋大……」

建立民國盡心盡力

這封信情辭懇切，剖析利害，洞若觀火。鐵良果未輕啟戰端。不久，清帝遜位，民國成立，國父孫中山任臨時大總統，特任張謇為實業總長，但為時甚短，即告辭職。當時政府財政窘迫，黃克強欲向日本三井洋行借款三千萬，日本人答稱需由張謇作保，才可照借，孫中山致書張謇，允以漢冶萍工廠抵押，獲張氏首肯，款子順利借到，為贊助共和立下第一功。

無機會一匡天下的張謇，決心在地方經營事業，發了財以後，欽慕信陵君的為人，

曾說：「吾不敢望聖賢，但願作英雄，英雄無事不可告人。願成一分一毫有用之事，不願居八命九命可恥之官，遂自綜經濟，學術，詩文詞賦，為一書，顏曰「張季子九錄」。

翁同龢為他題荷鋤圖詩云：「平生張季子，忠孝本詩書。每飯常憂國，無言亦起予。才高還縝密，志遠轉迂疏。一水分南北，勞君獨荷鋤。」後來翁同龢病逝，他輓以聯云：「公其如命何？可以為朱大興，並弗能比李文正；世不足論矣！豈真有黨錮傳，或者期之野獲篇。」以後他兩次赴常熟，一次哭甲，二次省墓。並在南通黃泥山上築一小樓，名曰「虞樓」，跋其匾云：「黃泥東嶺，南望虞山，勢若相對，虞山之西，白鶴峯下，則翁文恭之墓，與其被放還後之廬在焉。辛酉一月過江，謁公之墓，涉虞嶺，望通五山，煙霧中青蒼可辨。歸築此樓，時一登眺，悲人海之浪潮，感師門之風義，殆不知涕之何從也！名虞樓以永之，亦以示後之子孫。」並有一絕句云：「為瞻虞墓宿虞樓，江霧江風一片愁。看不分明明聽不得，月波流過嶺東頭。」師生相知之深，恩義之重，從樓與詩兩件事中可以概見了。

欣賞梁啟超徐樹錚

張謇同輩的朋友甚多，其中與梁啟超（任公）最為投契，梁啟超是清代新思潮的發軔者，在推翻帝制及摧毀復辟兩事中都有非

凡的貢獻，但梁氏是一介書生，時常囊空如洗，張氏常予資助，毫無吝嗇。梁任公曾有信給他，信中說：「兩奉教尺，重以遠庸翼面傳盛意，籌策之遠，與責善之殷，啟超安敢承，抑又安敢不承耶！二十年來，以空言竊虛譽，曾未嘗一躬矢石，為國民有所盡力，今以鼎新之會，席累卵之形，豈敢更懷規避，自遠初志，徒以此身久為萬矢之的，不欲濫進。……先生司旗鼓，則啟超自有所恃以冒矢石，此則還援責善之義，以責先生者也。」梁氏的這封信，極盡學者謙遜的襟懷，足為後輩效法。

還有一位徐州徐樹錚，和他交誼亦深。徐樹錚為一軍人，但雄才大略而且霸才，赴歐洲考察歸來後，和北洋統帥孫傳芳聯袂到南通拜訪。

張氏親至江邊迎接，文酒雅集，意氣風發。後來徐樹錚在河北廊坊遇刺身亡，張謇聞訊痛哭流涕，輓以聯曰：「語識無端，聽大江東去歌殘，忽然感流不盡英雄血；邊才正亟，嘆薄海西顧事大，從何處更得此龍虎入。」又賦「滿江紅」一闕云：「風慘雲愁，莽中夏今是何世？遠歸客，九閩輕犯，身危命致，符節誰司南北衛？囊丸任斫東西市，問幽都紫陌亦甘人，誰之恥？喑寂寂，蓋棺矣，法曹法，一杯水，笑諸侯壁上，畏身餘幾，毛髮依然驚畫手，頭顱擲了空知己，勝江千野老醉東風，飄殘淚。」滿紙悲憤之情，真不愧是徐樹錚的知己。

寄情聲色既狂且痴

晚年以後，張謇寄情於聲色，喜愛京劇名伶梅蘭芳及電影明星歐陽予倩，曾為他們興建華麗的「梅歐閣」，撰聯曰「南派北派會同處，宛陵廬陵今古人。」

又有長詩贈梅蘭芳，其中有句：「梅郎曠絕五年別，來晤奮翁十日期。縣人傳說若異事，即日一劇翁一詩。即以慧為命，翁以狂勝癡。……」，狂顛情態畢露，傳為一時佳話。

另有蘇州美女沈壽，字雪君，善刺繡，

因為繡製意大利皇后像，名傳海內外，張謇乃創設「女工傳習所」，專教授繡繪工藝，聘沈壽主持其事。他又恐沈壽的巧藝失傳，囑她口授訣竅，以繪圖標示之，著成「雪君繡譜」一書。又與築「謙亭」一處，樓台亭榭，十分壯觀，送給沈壽居住，呼她為「謙亭主人」，沈壽感念他的恩德，拔自己的頭髮繡成謙亭兩字相贈，張謇酬以詩云：「感過深情不可減，自梳青髮手摻摻。繡成一對謙亭字，留證雌雄寶劍看。」又贈律詩一首，題曰：「雪君髮繡謙亭字，為借亭養病之報，賦長句酬之。」詩云：「枉道林塘通病

身，累君仍費繡精神。別裁織錦旋圖字，不數迴心斷髮人。美意直應珠論價，餘光猶厭黛為謙？當中記得連環樣，璧月庭前祇兩巡。」

後來沈壽病逝，張謇把她葬在南通的黃泥山麓，墳墓封以鋼骨水泥，題其墓曰：「世界美術家吳縣沈雪君女士之墓。」後來有人以張謇愛好女色，老而不修，德性有虧，然而才子佳人互相傾慕，古來有之，與道德何干？

張謇於一九二六年病逝，享年七十四歲

聖文叢書

黃沙碧血戰新疆

全一冊

郭歧將軍著

定價貳佰伍拾元

本書為抗日名將、前任國立台灣大學軍訓總教官，台灣省議會議員，現在比利時布魯賽爾傳授中國國術的郭歧將軍繼「南京大屠殺」之後又一部精心力作，要目有：死而復活似有天意。蘇俄對新疆的謀略。德蘇與勢史魯翻臉。俄人毒狼埋雷阻撓。空中烏瞰雪封山河。嚴寒之下凍成殘廢。大坂城痛殲蘇俄軍。平沙萬里車行如矢。移防指揮發生歧見。歐戰局勢影響新疆。隻身赴任西出陽關。精河空城狗也可憐。平沙細流構工困難。沙場喋血全團犧牲。死去活來力疾脫走。天馬突至再闖虎口。夜飲馬血臨淵照影。電話中斷情勢有變。敵人焚橋我軍搶渡。百餘孤軍絕地噩夢。無定河邊白骨遍野。狼嚎狗吠大野恐怖。一覺醒來已成俘虜。攻心之戰唇槍舌劍。空襲叛軍打開僵局。張治中玩和談花樣。主義之爭抗戰之辯。受難英雄冷落待遇。假借和談獨自貪功。涼州道上已近故鄉。戰犯審判返京作證。附錄：丁慰慈「血淚山河新疆行」，李郁塘「馬仲英魂斷莫斯科」、「楊增新才大識遠」等編，喬家才博士、張大軍教授作序，老五宋字，二十五開本，二百七十餘頁，定價新台幣貳佰伍拾元，八折優待中外訂戶祇收 二百元，請將書款交郵政劃撥○七三九三三三——二號聖文書局，立即寄書。